

## ◎往事情怀



## 办年货

一过腊八，日子便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就是腊月十几，家人们便忙起来，儿子也会用稚嫩的声音唱着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下班后路过商场，顺便去为家人添置过年新衣，放眼望去，商场里男女老少，试鞋的、挑衣服的，每一个摊位前都有顾客。手提着大袋小袋走出商场已是黄昏，街头彩灯闪烁，红灯笼亮了起来，年味越来越浓了。

街边卖手工鞋垫的大娘热情招呼着：“10块钱两双”！停住脚买绣花鞋垫时，隔壁推着手推车卖红袜子的大姐也吆喝着：“马上收摊了，纯棉的鸿运来袜子！”女儿一听拽住我的衣襟不让我走，赶紧掰着指头替我数得买几双红袜子。眼前热闹的场景让我不由想起小时候赶集市办年货的那些记忆。

那时，每到过年，家里总会拉一个购物清单。母亲不会写字，上小学的我们争抢着帮着写年货购物清单，母亲在一旁专注地说着要买的年货——“鱼，醋，花椒，鞭炮，虾片，花生，糖果”等等。有家用日用品，有调料，有平时难得买的零食。我们兴奋地记着，因为这个清单里有我们所急切盼望的鞭炮、糖果，还有一些平时吃不到的美食原材料，比如虾片，它既是一些主菜的装饰，更是小孩子喜爱的零嘴。

置办年货分工很明确。父亲负责采买炮仗、拜年的烟酒、砖茶、米面粮油，母亲则负责一家人的衣服鞋袜、调料等零碎东西。我们姐弟则哪头都少不了，不管父

亲出门还是母亲出门，我们都是小跟班，说是帮着拿东西，实际上是提前品尝一些好吃的，一颗糖，几颗花生，一把现炒的葵花籽，都会让我们十分满足。更好玩儿的是，路上也许还要磨着大人，以试试鞭炮响不响为借口，兴冲冲放几个鞭炮。

一家五口人，采买年货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。在八九十年代的农村，除了地里的收入，便是父亲在矿里当工人的工资和母亲冬天做手工活儿来补贴家用。母亲一年到头都舍不得给自己多买一件衣服，每到过年，姐弟仨，一人一双新鞋子，一人一身新衣服，手工编织的新毛衣，还有手工编织的花围巾。年少时对穿新衣服的渴望，似乎从帮妈妈绕毛线时就开始憧憬了。

年货里，必不可少的还有写对联的红纸和窗花纸、年画。那时，爷爷在村里是为数不多会写毛笔字的，几乎包揽了家里和左邻右舍所有的对联。

我们一买回红纸，爷爷即气定神闲从书柜里取出墨汁和毛笔，把家里的四方桌子端端正正摆在炕中间，不紧不慢开始裁纸。裁纸刀嚓嚓嚓响起来后，一条条长短宽窄匀称的对联纸便铺陈开来，爷爷戴着老花镜，提起毛笔刷刷刷的开始写对联。我们崇拜地看着，爷爷极有满足感、不厌其烦地写着，一边还耐心地告诉我们对联的种种讲究。一副又一副的对联待墨汁晾干后被卷起来，邻居家的、我家的，正房的、堂屋的，猪圈的、鸡舍的，红红的对联将整个村子装扮出浓浓的节日气氛。

买回来的窗花纸要选天气好的时候糊到木制的窗户上。糊窗花纸是小孩子最喜欢干的家务活，母亲把提早备好的糨糊递到孩子们的手里，把窗户上的旧窗花纸撕掉、窗框清理干净后，刷一遍糨糊，把一片又一片的窗花纸平整整整粘到窗户上，带有图案的彩色窗花纸在阳光下格外的好看，屋里也因新换了窗花纸亮堂了许多。

春节于我们，不只是传统节日，更是我们一年又一年沉淀下来的美好生活的回忆。回忆里的年味是浓烈的，有爷爷的墨汁香、有妈妈的围巾的温暖、有小伙伴们围着大年夜的旺火嬉戏的欢笑声、有甜甜的糖果味。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忆串成我们成长的岁月——昨日拉着父亲的手买鞭炮的男孩子，今日已是牵着儿子的手买炮仗的父亲；昨日跟

在母亲身后买新衣服的女孩子，如今已是牵着孩子的手挑选衣服的母亲。

又是一年春节至，办年货、卫生大扫除早已安排上了日程。岁月流年，日子如节日的气氛一样，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地走向未来。

文/贾舒琴

## ◎都市心情

## 雪中行

腊月十九，大寒的第二天，早早起床准备去上班，拉开窗帘一看，哇！空中纷纷扬扬地飞舞着，大地已经一片白茫茫，房顶、光秃秃的树干树枝上、走动的行人身上，到处都撒满了雪花。我赶紧跑到窗户边，贪婪地欣赏着这一片白，毕竟已经一整个冬天没有下雪了，距离上次看到雪已经过去一百多天了。拿着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总是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小美好满怀激动，雀跃不已，还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这份喜悦。

隔着玻璃窗，总是拍不出雪地里的效果，就没分享出去，然后飞快下楼找各种角度拍了几张雪景，地上已经被人踩过了，心里责怪自己，如果早起来，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落下来的雪，那时候的雪没有被人踩踏，轻轻松松、柔柔软软地铺到大地上，一定是最美的。

找了一张小路照片进行了分享，又挑了几张发了朋友圈留纪念，这时候，行人逐渐多了起来。到了单位，开始忙碌，本以为雪中午的时候就能停下来。没想到，雪一直下，看到雪花在空中飞舞，好像她们休息了一个冬天，特意等着这时候来好好给大家表演一番，我的办公桌挨着窗户，只要稍稍歪着头，就能欣赏到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感觉又多了一分幸运。

直到晚上9时左右加班结束

时，雪还在下着，坐恺子的车回家，车窗外，空中的雪花在城市霓虹的映照下，又多了几分迷离，多了几分妖娆，与白天纯白色的飞舞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想起上次下雪时，也是从单位回家，那时候我还是坐着小南风的车，从西往东走，而现在，却是从大东边往西走了，在这两场雪的中间，经历了很多，换了岗位，换了部门，换了同事，也换了工作地点，上下班的方向也完全相反了。唯一有关联的就是两次被拉着回家都是沿着滨河路行驶，上一次走的路段和这一次走的路段完全不同，只是在终点处相接，终点就是我家。

窗外的雪就像电影的画面在不断变化，回忆着这半年来的经历。感慨人总是在失去时，才知道原来拥有的有多珍贵，在离开时，才发现原来竟然有那么多的眷恋。这半年，我带着小南风和志军东跑西逛，去了不少地方，努力工作到我在这个岗位时的极致。尤其是后来知道要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了，一心想着让唯一的徒弟小南风尽快成长，我制定各种计划策略，用只要没倒下就往上冲那种带人方式，希望我调离之后，他能够自己独当一面。当然，我自己也在珍惜这段时光，毕竟这个刀尖上跳舞的独特岗位要暂时告一段落了。这段时光让我比以往更充实，也更精彩，也是我最难以磨灭的，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忆的。小南风也没有让我失望，在我调离后，他逐渐上手，工作干得很踏实、漂亮，当然也经常在深夜加班，受苦受累，成为了我们当时想要他成为的样子。胡思乱想中，恺子车停了，原来已经到家了。

小区里的雪已经被清扫了不少，看着继续飘落的雪花，我想，虽然今天错过了没被踩踏的雪地，可是这一天已经足够美好，明天一定会更美好。

文/刘金龙

